

《外国文学经典》

梅里美所处的时代，是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时代。

他经历了1830年七月革命的胜利和巴黎公社革命高潮的前夜，

也经历了1789年因资产阶级稳固的统治带来的英雄主义逝去，

资产阶级在精神上进入的萧条时期。



梅里美全集

普罗斯佩·梅里美◎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梅里美全集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里美全集/(法)梅里美著;郑永慧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387—1042—7

I. 梅… II. ①梅…②郑…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法国—近代 IV. I56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6402 号

梅里美全集

作 者:郑永慧 等译

责任编辑:邢爱光

装帧设计:世纪鼎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邮编:130021 电话:0431—86012961)

印 刷:北京潮运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1494 千字

印 张:57.75

印 数:5000

印 次:2009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87—1042—7

定 价:278.00 元(全 7 册)

中短篇小说卷

(二)

郑永慧 译

目 录

阿尔赛娜·吉约..... (279)

卡门..... (324)

科隆巴..... (379)

罗基斯..... (507)

祖玛纳..... (549)

阿尔赛娜·吉约

“你是强大的，但是帕里斯和福玻斯——阿波罗将在斯开亚城门歼灭你。”^①

(荷马：《伊里亚特》歌第 22 首，
第 360 行)

1

圣罗克教堂最后一台弥撒已经结束，教堂的执事正在巡查，把空无一人的圣堂一一关闭。有些用栏杆同其余信徒隔开的所谓贵族弥撒厢，是某些女信徒花钱获准可以在里面单独祈祷的；执事正要把其中一间的栏杆拉好，突然看到里面还有一个妇女，脑袋低垂在坐椅的靠背上，仿佛正在热切地默祷。“那是德·皮埃纳夫人，”执事一边想，一边在圣堂入口处停了下来。执事对德·皮埃纳夫人很熟悉。在那个时代，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年轻，有钱，漂亮，又肯奉献圣体，赠送祭台布，通过本堂神父布施大量金钱，这样的女子的确可称虔诚，更何况她没有一个在政府里当公务员的丈夫，她本人也不同太子

① 原文是希腊文。根据希腊神话。这是赫克托耳被阿喀琉斯杀死时临终对阿喀琉斯所说的预言，这个预言后来应验了。

夫人有密切关系^①，她之所以经常到教堂，除了超度自己的灵魂以外，没有什么好处可得。德·皮埃纳夫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执事很想去吃饭，因为像他这一类人总是在一点钟吃饭的；可是他不敢打扰一个在圣罗克教区享有名望的妇女的默祷。因此他走开了，他的破损了鞋跟的鞋子踏在石板上发出响声，他希望等他把整个教堂兜了一圈回来以后，圣堂里已经没有人。

他走到唱诗班所在地的另一端^②，这时候一个年轻女子走进了教堂，在教堂的一个侧面通廊里徘徊，十分好奇地张望她周围的事物。靠壁、苦路站^③、圣水壶，所有这些东西在她看来都十分奇特，正如你，夫人，你看见了清真寺里的神圣壁龛或者开罗一座清真寺的碑铭一样。她大约有 25 岁，可是必须仔细地观察她，才不至于把她看得更老一点。她的黑眼球虽然很明亮，但是往里深陷，已经有一道青黑色的眼圈；她的脸色灰白，没有血色的嘴唇说明她有伤心事，然而她的眼光里却有一种大胆和快活的神气，和她有病的外表构成鲜明的对照。看她的打扮，你会觉得有一种粗枝大叶的装饰考究两者兼而有之的古怪的结合。她的玫瑰色帽子装饰着纸花，如果在晚上穿便服时戴上更合适一些。一条很长的开司米披肩，一个上流社会妇女的有经验的眼睛不难看出她不是这条披肩的第一个主人；披肩下面是一件印花布连衫裙，已经有点破旧，这种料子 20 个苏就可以买一公尺。还有她那双只有男人才会赞赏的脚，穿着普通袜子和绒鞋，看来这双鞋子好久以来已经吃够了石子地面的苦。你记得，夫人，当时沥青还没有发明。

这个女人的社会地位你可以猜得出；她走近德·皮埃纳夫人逗

① 太子夫人指昂古莱姆公爵夫人，昂古莱姆公爵(1775—1844)于 1824 年册封为太子，其夫人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以严守教规而出名。

② 贵族弥撒厢通常设在唱诗班所在地的附近。

③ 靠壁指祭台后面的板壁，苦路站是仿照耶稣背着十字架上卡尔瓦略山时经过的 14 处，每处设一站，供诵经跪拜。

留的那间圣堂，带着不安和窘迫的神气把德·皮埃纳夫人观察了一会儿，见她起身要走，就走近她的身边。

“你能不能够告诉我，夫人，”女人带着羞涩的微笑用温和的声音问，“你能告诉我奉献一根蜡烛要找什么人吗？”

德·皮埃纳夫人听了她说的话觉得非常奇怪，以致她开头竟没有听懂；她叫她再说一遍。

“噢，我想奉献一根蜡烛给圣罗克，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把钱交给谁。”

德·皮埃纳夫人的宗教信仰很开明，不可能熟悉这种民间的迷信。可是她尊重这些迷信，因为各种形式的崇拜，不管多么粗俗，总是有它的动人之处。德·皮埃纳夫人相信这个女人是为了还愿或者类似的事情，就指了指正在走过来的执事。她心肠过于慈善，不忍从这个女人的衣服和玫瑰色帽子上得出你也许不怕作出的结论。陌生女人向她道了谢，跑去找那个执事，执事似乎听她一说就完全明白了。德·皮埃纳夫人拿起弥撒书，正在整理面纱的时候，她看见献蜡烛的女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小的钱袋，从里面一堆零钱中捡起一枚五法郎银币，交给执事，又低声向他作了许多嘱咐，执事微笑着听她说。

德·皮埃纳夫人同陌生女子同时走出教堂；虽然她们走的是同一方向，献蜡烛女人走得太快，不多一会儿德·皮埃纳夫人就不见了她的踪迹。到了她家住的那条大街的街角上，她又遇见那个陌生女子。这个女子在邻近的商店买了一只四磅的面包，想把它藏在那条开司米披肩下面。再次见到德·皮埃纳夫人，她低下头，不禁微微一笑，同时加快了脚步。她微笑的意思是说：“有什么办法呢？我是穷人。嘲笑我吧，我也知道一个戴玫瑰色帽子和披开司米披肩的人是不买面包的。”这种既惭愧，又无可奈何，再加上不愠不怒的混合表情，没有逃过德·皮埃纳夫人的眼睛。她感伤地想到这个青年女子的可能境遇，心想：“她的敬神比我更值得称颂。她献出一个金币比之我的牺牲要大的多，因为我只不过是拿我多余下来的钱施舍给穷

人,对我的生活丝毫没有影响。”

接着她想起了寡妇捐献两个铜板的寓言^①,这两个铜板比富人慷慨的施舍更能讨上帝欢喜。“我做好事做得不够,”她想,“我没有尽我的能力去做好事。”她这样一边在心中谴责自己,一边走进家门,其实她是不应该受到这些谴责的。蜡烛,四磅的面包,尤其是将那枚五法郎的唯一银币捐献出来的举动,使德·皮埃纳夫人的记忆里深深地刻印着那个年轻妇女的面容,她把她视为虔诚的榜样。

她经常在教堂附近的大街上遇见她,可是从来没有在日课祈祷遇见她。每次她从德·皮埃纳夫人前面经过,总是低着头,温柔地微笑着。这种十分谦逊的微笑很讨德·皮埃纳夫人的欢喜。她很想向可怜的姑娘表一表她的好意,这个姑娘起初使她发生好感,这时激起她的怜悯,因为她发现她的玫瑰色帽子已经褪了颜色,而那条开司米披肩已经不见了。毫无疑问,披肩已经回到旧货店。圣罗克显然没有百倍偿还她的捐献。

有一天,德·皮埃纳夫人看见有人抬了一具棺材走进圣罗克教堂,后面跟着一个衣服穿得相当破旧的男人,帽子上没有黑纱。他的样子像个看门人。一个多月以来,德·皮埃纳夫人再没有遇见那个献蜡烛的女子,这就使她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她正在参加她的丧礼。这样的想法相当接近事实,因为德·皮埃纳夫人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形容消瘦,脸色苍白。于是德·皮埃纳夫人问教堂执事,执事又转问那个跟棺材的男人。男人回答说他是大路易街一所房子的看门人,有一个名叫吉约太太的女房客死了,她一无亲戚,二无朋友,只留下一个女儿,看门人完全是为着发善心,才来参加一个同他毫无关系的人的丧礼。德·皮埃纳夫人马上想到那个不知名的姑娘一定是贫困而死,留下一个没有人救助的小女孩,她马上派了个通常帮她做善事的神职人员去打听。

过了两天,她出门的时候,一辆二轮手推车横在路中间,挡住了

^① 这个寓言出自《圣经·马可福音》第12章第41至44节。

她的马车,停了几分钟。她心不在焉地从车门望出去,看见她以为死了的那个年轻姑娘躲在一块墙角石边上。德·皮埃纳夫人一眼就认出了她,虽然她的脸色变得更为苍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消瘦;她穿着孝服,可是穿得很不像样,既不戴手套,也没戴帽子。她的表情很特别。惯常的微笑不见了,脸上的肌肉全部收缩起来,一双黑色大眼睛直瞪瞪的,一副凶相;她转眼看着德·皮埃纳夫人,可是并不认识她,因为她什么也看不见。看她整个表情,表现出来的不是悲痛,而是一种愤怒的决心。那辆二轮手推车推走以后,德·皮埃纳夫人的马车快步驰去,可是那个年轻姑娘的形象,和她的绝望表情,久久还继续追随着德·皮埃纳夫人。

回来的时候,她看见她家的大街上聚着一大群人。看门女人都站在门口向女邻居们在讲述什么,女邻居们听得津津有味。在德·皮埃纳夫人寓所附近的一所房子前面拥挤着更多人。所有的眼睛都望着四层楼上一扇打开的窗户,人堆里有一两只手举着指给人们看那窗户,接着又突然指指地下,所有的眼睛都跟随着这些手臂的动作。一定是刚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件。

走过前厅的时候,德·皮埃纳夫人发觉她的仆人们个个都神色惊慌,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向她走来,想获得第一个把当地的重大新闻告诉她的权利。可是没等她开口,她的贴身女仆就嚷起来:

“啊!太太……如果太太知道的话!……”

她用难以形容的速度一连打开了几道门,同她的女主人一同进入了最神圣的处所^①,我的意思是指化妆间,其余的家人是禁止入内的。

“啊,太太,”年轻女仆约瑟菲娜一边替德·皮埃纳夫人卸下披肩一边说,“这真叫我恶心!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可怕的景象,就是说,我没有看见,虽然我马上就奔过去……可是……”

^① 原文是拉丁文,逐字译是:“圣中的圣者”,是犹太人用来指庙宇的最深处,凡人不能入内的处所。这里是指德·皮埃纳夫人的闺房。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快点说吧，姑娘。”

“是这样的！太太，离这里三间门面的房子里，有一个可怜的年轻姑娘在三分钟以前从窗口上跳下来，如果太太早一点回来，就可以听见她落地的声音。”

“啊！我的天！可怜的姑娘死了吗？”

“太太，真可怕。打过仗的巴蒂斯特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怕的景象。从四层楼上，太太！”

“她当场就死了吗？”

“哦！太太，她还在动呢，她甚至还开口说话，她说：‘但愿有人帮助我结束生命！’可是她的骨头已经粉碎。太太准能想象她跌得有多么惨重。”

“可是这个可怜的姑娘……有人帮助她了吗？……有人去找医生或者教士吗？……”

“找教士？……太太比我知道得更清楚……纵使我是教士……对一个自暴自弃想自杀的可怜的姑娘！……何况，她的品行不好。这是一目了然的……据人家告诉我，她在歌剧院当过……所有这些姑娘都没有好结局……她爬上窗口，把一条粉红色绸带系在裙子上，然后……扑通！”

“她就是那个戴孝的姑娘！”德·皮埃纳夫人自言自语地叫起来。

“是的，太太；三、四天以前她的母亲死了。她昏了头……事实上，也许是她的情夫突然遗弃了她……而且，房租又到期了……没有钱，又不会工作……她们都有古怪的想法……不到一会儿，一件蠢事就这样做出来了……”

约瑟菲娜这样继续说了一些时候，德·皮埃纳夫人一声也没有。她似乎正在伤心地想着她刚听到的故事。突然，她问约瑟菲娜：

“这个可怜的姑娘是否有了养伤的必需品？……像内衣裤呀？……垫褥呀？……马上派人去打听一下。”

“如果太太同意，我愿代太太去走一遭，”贴身女仆大声说，她乐意就近去看一看一个想自杀的姑娘。

她考虑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勇气看见一个从四层楼上掉下来的女人！……人家替巴蒂斯特放血的时候，我都觉得不好受。我简直控制不住自己。”

“好吧！叫巴蒂斯特去吧，”德·皮埃纳大声说；“可是要快点告诉我这个可怜的女子的身体情况。”

恰巧在她下这道命令的当儿，她的私人医生克……大夫来了。他是按照老习惯，每星期二到意大利歌剧看戏的日子，到她家里来吃晚饭的。

“快跑，大夫，”她向他叫喊，不让他有放下手杖和脱下棉大衣的时间；“巴蒂斯特带你去，离这里只有两步远。一个可怜的姑娘跳了窗口，现在没有人救助她。”

“跳了窗口？”医生说。“如果窗口很高的话，大概我没有什么办法了。”

医生更想吃一顿晚餐，而不想动一场手术；可是德·皮埃纳夫人坚持要他去，而且答应晚一点吃晚饭，他就跟着巴蒂斯特去了。

过了几分钟，巴蒂斯特一个人回来了。他要内衣裤，要枕头，等等，同时带来了医生的诊断。

“没有关系。她会逃过这一关的，除非她死于……我记不清大夫说她会死于什么了，不过最后一个字好像是什么风的‘风’字。”

“破伤风！”德·皮埃纳夫人喊道。

“一点不错，是破伤风，太太；大夫来得真好，因为已经有一个没人光顾的医生在那里看她，就是那个给小贝特洛治麻疹的大夫，他只出了三次诊她就死了。”

一小时以后，医生回来了，头发上的扑粉有点脱落，他那上等麻布的漂亮颈饰有点凌乱。

“这些自杀的人都是好运气的人，”他说。“前几天，医院里送来一个对着自己的嘴巴打了一枪的女人。这方法真不好！……她只打碎了三颗牙齿，左颊上打穿了一个洞……她只不过外貌变得难看一

点,没有别的。我们这一个从四层楼上跳下来。如果换了一个可怜的老实家伙,用不着故意这么做,也会头朝下,跌破了脑袋。这个姑娘只跌断了一条腿……断了两条肋骨,挫伤了许多地方,只不过如此而已。恰好跌下来的地方有一个屋檐,减少了下跌的力量。自打我回巴黎以后,这已经是第三次看到类似的情况了……大腿先下地。胫骨和腓骨断了,可以再接……最糟糕的是比目鱼汤都烧干了……我还为炙肉担心,而且我们一定看不到《奥瑟罗》的第一幕了。”

“这个可怜的姑娘告诉你都是为了什么使得她……”

“哦!我从来不听这些故事,夫人。我问他们:自杀以前你吃过东西吗?等等,等等……因为这对治疗有重大关系……当然哩!一个人要自杀,总有些寻死的理由。情夫抛弃了你,房东把你赶出门口,你就从窗口跳下去捉弄他们一下。你还没有跳到空中就得后悔。”

“我真希望她后悔,那个可怜的孩子后悔了吗?”

“当然。当然。她放声大哭,吵得我头昏脑胀……巴蒂斯特是一个出色的外科助手,夫人,有一个医科学生在那里,他只是一个劲地搔脑袋,不知从何处下手,巴蒂斯特做他的本份工作做得比他好……对她说来最有意思的是,如果她自杀死了,她就可以免得死于肺病;因为她有肺病,我可以向她保证。我没有给她听诊,可是她的脸^①骗不了我。她何必这么着忙呢,其实只要再等待一下,死亡自然会来的。”

“大夫,你明天再去看她,是吗?”

“如果你要我这样做,当然应该这样做罗。我已经告诉了她你会帮她的忙。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她送医院……那里可以免费供给她使大腿复位的机械……可是一说起送医院,她就直嚷宁可让她死了更好;所有妇女都随声附和同她一起叫喊。不过话也说回来,如果她一个钱也没有……”

① “脸”字原文是拉丁文,医生都惯用拉丁文。



“这些小项开支就由我负担了，大夫……说真的，说起医院我也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就同你说起的那些妇女一样。何况，现在她的情况很糟，把她送医院，等于杀害她一样。”

“成见！纯粹是上流社会人士的成见！再也没有比医院更好的地方了。如果我真的生了病，我就叫人把我送到医院去。我愿意从那里登上加隆的小舟^①，我还要把我自己的尸首送给我的学生……当然，这是30或者40年以后的事。亲爱的夫人，你要认真地想一想，我不太知道你爱护的这个人是否值得你这样爱护。我觉得她很像歌剧院的一个舞女……要能够这么幸运地跳下来，必须有歌剧院里的大腿……”

“可是我在教堂看见过她……我说，大夫……你是熟知我的弱点的，我只要看见一张脸儿或者一道眼光就会想象出一整段故事来……你尽管讥笑我吧，我难得弄错的。这位可怜的姑娘最近为她生病的母亲许了愿。她的母亲现在死了……于是她丧失了理智……绝望和贫困迫使她采取了这个可怕的行动。”

“很好嘛！的确，在她的头顶上有一块隆起的骨头说明她为人很狂热^②。你对我说的一切大概都是事实。你使我想起了在她的帆布床上头挂着黄杨树枝^③，这就是她虔诚的证明，对不对？”

“帆布床！啊！我的天！可怜的姑娘！……可是，大夫，我很了解你那种恶意的微笑。我要说的不是她虔诚不虔诚。迫使我特别关心这个姑娘的，是因为对于她我有内疚……”

“内疚？……我懂了。你本该在大街上放些床垫来迎接她跳楼，对吗？”

① 据神话传说，加隆是冥河的摆渡人，亡灵付给他一分钱就可以乘上他的小舟到地狱里去，这里指死亡。

② 根据脑相学，人脑的结构同人的智力或其他能力有关联。

③ 指教堂分发的祝圣过的黄杨树枝；天主教在复活节前八天为了纪念耶稣胜利地进入耶路撒冷，举行圣枝主日，教堂分发祝圣过的树枝。

“的确是内疚。我早已注意到她的境遇了，我应该早就帮助她，可是可怜的迪比尼翁神父卧病在床，所以……”

“夫人，如果你认为像你惯常的作法对所有来乞求的人都给予施舍还不够的话，那么你是该感到良心不安了。照你的做法，我们还应该去找出那些羞于伸手求助的穷人才行。——可是，夫人，我们不要再谈折断的大腿吧，或者，最多再谈三句：如果你愿意保护我们的新病人的话，叫人给她拿一张好些的床去，明天再给她雇个女护士——今天有那些老大娘也就够了。——还给她一些水药，汤药，等等。最好再在你的神父中挑个聪明的去骂她一顿，治好她的精神病，如同我治好她的腿一样。这个小妞儿很神经质，可能会突然给我们来一个并发症……你能够成为……的确，说真的！你能够成为最好的一个传道师；不过你必须很巧妙地把你的训戒穿插进去……我的话完了。已经八点半了，为了上帝的爱，快准备到歌剧院去吧。巴蒂斯特给我送咖啡和《争论报》^①来。我跑了整整一天，还要了解一下世界大事呢。”

几天以后，病人好了一点。医生只是抱怨她精神上的过分激动没有减轻。

“我对你的所有神父没有多大信心，”医生对德·皮埃纳夫人说。“如果你不是十分不愿意去看一看人间悲惨景象的话——而我知道你是有勇气的，你就能够去使这个可怜女孩的脑子安静下来，比任何圣罗克教堂的教士都强，甚至效果比服镇痛剂更好。”

德·皮埃纳夫人再愿意也没有了，建议马上陪医生一起上病人的家里。

病人躺在德·皮埃纳夫人送来的一张很好的床上，房间里只有三张草垫椅子和一张小桌子。床上铺着精致的床单，厚厚的褥垫，一叠宽大的枕头，这都说明施舍者的仁慈心肠，也不难猜测谁是这个施

^① 《争论报》，1789年创办的法国日报，倾向温和，一直出版到1944年，在1800年时影响极大。

舍者。那位年轻的姑娘，脸色极其苍白，眼睛炽热，一条臂膀伸出床外，从她的上衣里露出来的这段臂膀，颜色发青，布满伤痕，可想而知她身体的其余部分是怎样的情况。她一看见德·皮埃纳夫人，就抬起头来，带着温柔和悲哀的微笑说：

“我知道一定是你，夫人，是你可怜我。别人告诉我你的姓名，我就断定一定是在圣罗克教堂附近遇见的那位夫人。”

我好像曾经说过德·皮埃纳夫人自认为能够从人的相貌看出一个人的为人。她很高兴地发现她的受保护人也有这种才能，使她对那个女孩更有好感。

“你在这里太不合适了，我的可怜的孩子！”她一边说一边环顾房间里那些可怜的家具。“为什么他们不给你送来窗帘？……你需要什么小东西应该向巴蒂斯特要。”

“你真好，夫人……我需要什么呢？什么也不需要……已经完了……好一点，歹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转过头去开始哭泣。

“你很痛吗，可怜的孩子？”德·皮埃纳夫人坐近床边问她。

“不，不很痛……只不过我的耳朵经常响着我跌下来时的风声，接着是……我跌到石板地上的扑通一声。”

“你那时候失去了理智，亲爱的朋友。你现在后悔了，对吗？”

“对……可是，一个人不幸的时候，是不会有理智的。”

“我很遗憾没有早点知道你的处境。可是，孩子，人生处境无论怎样困难，都不应该绝望。”

“你完全可以说风凉话，夫人，”医生说，他正在一张小桌子上开药方。“你根本不知道失掉一个有小胡子的美男子是什么滋味。可是，真见鬼，要把男子追回来可不能从窗口上跳出去呀。”

“我不相信！大夫，”德·皮埃纳夫人说，“可怜的姑娘一定有别的理由要……”

“啊！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有什么理由，”病人喊道；“有千百条理由归纳成一条，首先，我妈的死给了我一下打击，其次，我感到我是被

遗弃了……没有人关心我！……最后，我最想念的一个人……夫人，他连我的姓也忘记了！是的，我的名字叫阿尔赛娜·吉约，‘吉约’的拼法是 G、u、i 同两个我 I，可是他写成 Y 了！”

“我早已说过，一个不忠实的男子！”医生大声说。“你心目中只有这件事。算了吧！算了吧！我的美人儿，忘掉这个男人吧。一个没有记忆力的男人是不值得人去想他的。”

他拿出他的挂表。

“已经四点了！”他站起来说；“我门诊迟到了。夫人，我请你多多原谅，我得离开你了；我甚至没有时间送你回家。再见吧，我的孩子，请你放心，没有什么关系。你将来可以用这只脚跳舞，同用那只脚一样。——至于你，护士小姐，请你拿这张药方送到药房，像昨天一样做法。”

医生和护士都出去了，德·皮埃纳夫人单独同病人在一起，她稍为有点惊愕，发现这件自杀的故事里掺有爱情纠纷，同她原先所想象的故事完全不同。

“那么，人家骗了你了，可怜的孩子！”她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说。

“骗了我？不。怎么能够欺骗一个像我这样穷苦的姑娘呢……只不过他不再想要我罢了……他做得对；我不是他需要的那种人。他一直很善良和慷慨。我写信告诉他我的处境，如果他愿意同我和解的话……于是他给我回信，写了一些……使我非常伤心的话……前几天，我回到家里，失手跌落了一面他送给我的镜子，他经常说这是一面威尼斯镜子。镜子打碎了……我对自己说：这下打击是决定性的了……这标志着一切都完了……我再也没有他的东西了。我已经把我的首饰都送到了当铺……然后，我想，如果我毁了自己，就可以使他感到伤心，我就算报了仇了……窗口开着，我就跳了下去。”

“可是，你虽然很可怜，你的动机和罪行却都是微不足道的。”

“那好极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心里烦恼的时候，就不会仔细考虑了。幸福的人说一句：要有理智，当然是很容易的。”

“我知道，不幸总是会给你出些坏主意的。不过，即使在最痛苦